

老舍



老舍青岛文集

【第三卷】

◎ 樱海集
◎ 蛤藻集

换了人间！
记青岛警察厅子博文物馆
舒乙 甲午初秋 图



文物出版社

纪念老舍诞辰115周年、从事文学创作80周年暨寓居青岛80周年

老舍

老舍青岛文集

《老舍青岛文集》编委会 编

【第三卷】

◎ 樱海集

◎ 蛤藻集



文物出版社

老舍



老舍赠胡絮青的第一张照片，1931年





青岛老舍公园

舒乙为《老舍青岛文集》绘，2014年8月



海边拾贝的时光

初剑为《老舍青岛文集》绘，2014年9月



這十篇差不多都是在青島寫的
一應當名「香」或「島」但「青集」
與「島」_島「島」都不如聽於是向外
一望繼已揆之「橫海」豈不美哉！

銘句老舍撰海集序

甲午之冬張偉於青島



老舍《蛤藻集·序》片段

张伟为《老舍青岛文集》书，2014年12月

第三卷目录

【樱海集（部分）】

序	003
上任	009
柳屯的	023
末一块钱	043
毛毛虫	050
老年的浪漫	055
善人	062
邻居们	067
月牙儿	077
阳光	101

【蛤藻集】

序	127
老字号	131
断魂枪	139
听来的故事	149
新时代的旧悲剧	159
且说屋里	201
新韩穆烈德	215
哀启	229

二老舍青島文集◎第三卷二

櫻海集（部分）

序

打开屋门，正看邻家院里的一树櫻桃。再一探头，由两所房中间的隙空看见一小块儿绿海。这是五月的青岛，红樱绿海都在新从南方来的小风里。

本篇原载1935年6月16日《论语》第67期，原标题为《樱海集序》。初收《樱海集》，上海人间书屋1935年8月出版发行。

这是老舍为短篇小说集《樱海集》所作的序，写于西鱼山寓所（原位于金口二路，今金口三路）。文中，首先言明小说集取名“樱海”的缘由，这是基于寓所的自然环境而想出的名字，有花有海，恰当地反映出了地域特色。序文表现出了他一贯的风格，苦趣中带着幽默，讲明了小说集中作品的构成，对这一时期的风格变化做了交代，另外，文中也对辞别齐大而东行青岛的这一段经历做出了追叙，特别讲到当时因“不能去专心写作，与好友的死”这两件事带来的情绪低沉，发出沧桑之叹，人生的悲凉之意也投射于作品中。其实，这一年他才36岁，却已然带上了深沉的“中年”之感，也因着这种生命感怀而为作品抹上了一层睿智的柔光，小说之路延续着，在幽默、直率与智慧之间开启一扇扇人生、社会与文化之门。

一般说，《樱海集》为短篇小说集，但其中的《月牙儿》与《阳光》在规模上亦可被视为中篇小说，老舍本人在1947年6月23日为晨光文学丛书《月牙集》所作的序言中就把《月牙儿》当中篇小说来看待。这是老舍的第二部小说集，也是在青岛创作和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，除了作于济南的《牺牲》外，其余9篇小说依次是：《上任》《柳屯的》《末一块钱》《毛毛虫》《老年的浪漫》《善人》《邻居们》《月牙儿》和《阳光》，其中尤以《月牙儿》最为出色，是老舍在青岛收获的第一篇杰作，洋溢着唯美、感伤与沉思的诗意小说格调。置身于青岛卓犖的山海气象之中，在花与海的共同滋润中，老舍实现了诗意安居，迎来了文学创作的巅峰时代，而《樱海集》正是通往巅峰之路上的第一个路标。

序

开开屋门^[1]，正看邻家^[2]院里的一树樱桃^[3]。再一探头，由两所房中间的隙空看见一小块儿绿海^[4]。这是五月的青岛^[5]，红樱绿海都在新从南方来的小风里。

友人来信，要我的短篇小说，印集子。

找了找：已有十五六篇，其中有一两篇因搬家^[6]扯乱，有头无尾，干脆剔出；还有三四篇十分没劲的，也挑出来，顺手儿扔掉。整整剩下十篇，倒也不多不少。大概在这十五六篇之外，还至少应有两三篇，因向来不留副稿，而印出之后又不见得能篇篇看到，过了十天半月也就把它们忘死；好在这并不是多大的损失，丢了就丢了吧。

年方十九个月的小女生于济南，所以名“济”^[7]；这十篇东西，既然要成集子，自然也得有个名儿；照方吃烤肉，生于济南者名“济”，则生于青岛者——这十篇差不多都是在青岛写的——应当名“青”或“岛”。但“青集”与“岛集”都不好听，于是向屋外一望，继以探头，“樱海”岂不美哉！

《樱海集》有了说明。下面该谈谈这十篇作品。

虽然这十篇是经过了一番剔选，可是我还得说实话，我看不起它们。不用问我哪篇较比的好，我看它们都不好。说起来，话可就长了：我在去年七月中辞去齐大的教职，八月跑到上海^[8]。我不是去逛，而是想看看，能不能不再教书而专以写作挣饭吃。我早就想不再教书。在上海住了十几天，我心中凉下去，虽然天气是那么热。为什么心凉？兜底儿一句话：专仗着写东西吃不上饭。

第二步棋很好决定，还得去教书。于是来到青岛^[9]。

到了青岛不久，至友白涤洲死去；我跑回北平哭了一场^[10]。

这两件事——不能去专心写作，与好友的死——使我好久好久打不起精神来；愿意干的事不准干，应当活着的人反倒死。是呀，我知道活一天便须欢蹦乱跳一天，我照常的作事写文章，但是心中堵着一块什么，它老在那儿！写得不好？因为心里堵得慌！我是个爱笑的人，笑不出了！我一向写东西写得很快，快与好虽非一回事，但刷刷的写一阵到底是件痛快事；哼，自去年秋天起，刷刷不上来了。我不信什么“江郎才尽”那一套，更不信将近四十岁便得算老人；我愿老努力的写，几时入棺材，几时

不再买稿纸。可是，环境也得允许我去写，我才能写，才能写得好。整天的瞎忙，在应休息的时间而拿起笔来写东西，想要好，真不大容易！我并不愿把一切的罪过都推出去，只说自己高明。不，我永远没说过自己高明；不过外面的压迫也真的使我“更”不高明。这是非说出不可的，我自己的不高明，与那些使我更不高明的东西，至少要各担一半责任。

这可也不是专为向读者道歉。在风格上有一些变动，从这十篇里可以显明的看到；这个变动与心情是一致的。这里的幽默成分，与以前的作品相较，少得多了。笑是不能勉强的。文字上呢，也显着老实了一些，细腻了一些。这些变动是好是坏，我不知道，不过确是有了变动。这些变动是这半年多的生活给予作品的一些颜色，是好是坏，还是那句——我不知道。有人爱黑，有人爱白；不过我的颜色是由我与我的环境而决定的。

有几篇的材料满够写成中篇或长篇的，因为忙，所以写得很短，好象面没发好，所以馒头又小又硬。我要不把“忙”杀死，“忙”便会把我的作品全下了毒药！什么时候才能不忙呢？！

说了这么一大套，大概最大的好处也不过足以表明我没吹牛；那么，公道买卖，逛书店的先生们，请先尝后买，以免上当呀！^[1]

老舍序于青岛。一九三五，五月。

[1] 写这篇序文时，老舍一家刚从莱芜路搬来金口二路不久，大约两三个月，寓所周边，花树缤纷，春色正浓。从露台或者书房的西窗，尚可与海色相遇。缘此，也就有了以花与海来显现心境的行为。这既是环境亲和力的表达，亦是安居心理的昭示。自此始，他与青岛，与居住地就有了某种精神秘约，达成了地域精神上的默契。于是，在这“开开屋门”的一瞬间，他命名了来青岛之后的第一部作品集，时光、自然与语言之家显得意味深长。

[2] 邻家，指房东郑家。当时房东住楼下，临街开有两个门，房东一家从南侧的门进入庭院；而老舍一家要从北侧另一个小门直接进入楼上，无法享用庭院。因此下文称“邻家院里的一树樱桃”其实就生长在当时所居小楼的庭院里，并非在另一个院落里。后来，到了1935年岁末，老舍搬入了黄县路寓所居住，看好那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可以享用庭院，方便养花和打拳练武。

[3] 老舍是一个怀有自然情结而且善与自然对话的人，心间盈满人与自然的共同情趣。花树表征着自然关怀，而且有纪念意义，灼灼光华每每闪烁于人生旅程上。他钟情于花树，常怀感恩与喜悦之心面对自然，多篇文章中写到青岛的花事，居住环境也往往是以花树为标志的，在这里是邻家的一树樱桃，年末迁居黄县路，小院中有冬青树和银杏树。许多年以后回到北京，居丹柿小院。

櫻海集序

老舍

開開屋門，正看鄰家院里的一樹櫻桃。再一探頭，由兩所房中間的隙空看見一小塊兒綠海。這是五月的青島，紅櫻綠海都在新從南方來的小風里。

友人來信，要我的短篇小說，印集子。

找了找：已有十五六篇，其中有一兩篇因搬家扯亂，有頭無尾，乾脆剔出；正有三四篇十分沒勁的，也挑出來，順手兒扔掉。整整剩下十篇，倒也不多不少。大概在這十五六篇之外，還至少應有兩三篇，因向來不留副稿，而印出之後又不見得能篇篇看到，過了十天半月也就把牠們忘死；好在這並不是多大的損失，丟了就丟了吧。

年方十九個月的小女生于濟南，所以名「濟」；這十篇東西，既然要成集子，自然也得有個名兒；照方吃烤肉，生于濟南者名「濟」，則生于青島者——這十篇差不多都是在青島寫的——应当名「青」或「島」。但「青集」與「島集」都不好听，于是向屋外一望，繼以探頭，「櫻海」豈不美哉！

「櫻海集」有了說明。下面該談談這十篇作品。

雖然這十篇是經過了一番剔選，可是我還得說實話，我看不起牠們。不用問我哪篇較比的好，我看牠們都不好。說起來，話可就長了：我在去年七月中辭去青大的教職，八月跑到上海。我不是去逛，而是想看看，能不能不再教書而專以寫作掙飯吃。我早就想不再教書。在上海住了十幾天，我

《櫻海集·序》原發表頁

1935年6月16日《論語》第67期

[4] 一小塊兒綠海，指的是青島灣。寓所坐落在西魚山緩坡上，處於青島灣和匯泉灣之間。

[5] 老舍寫有《五月的青島》一文，收本書第1卷。

[6] 寫本文之前約兩三個月，老舍剛剛搬過一次家，從萊蕪路搬到了金口二路（今金口三路）居住。對此，胡絮青在《重訪老舍在山東的舊居》一文中有明確介紹，她說：“一過了舊歷年，1935年的二、三月間，我們就搬到了臨近海濱的金口二路。這裡，離山大不遠，距我教書的青島女一中也很近。”寓所地處西魚山，故稱之為西魚山寓所。

[7] 濟，長女舒濟。見《有了小孩以後》注1。

[8] 關於老舍辭去齊魯大學教職並去上海諸事，在創作自述《我怎樣寫〈牛天賜傳〉》（收本書第5卷）一文中有較為詳細的介紹。

[9] 老舍於1934年9月上旬來到青島，應聘在國立山東大學任教。

[10] 見《記涑洲》和《哭白涑洲》兩篇散文，收本書第1卷。

[11] 雖然前面，老舍對近期作品風格變化給出了說明，說幽默的成分減少了，但畢竟是老舍，序文末了依然掩飾不住“老舍式”的幽默，不“虎事兒”，拿讀者當朋友。



《樱海集》初版

人间书屋，1935年8月

上任

尤老二没想到过这个。事情容易，没想到能这么容易。可是，谁也没想到能这么难。现在这群是六个，都请坐车；再来六十个，六百个呢，也都请坐车？再说，李司令是叫抓他们；若是都送车费，好话说着，一位一位地送走，算什么办法呢？钱从哪儿来呢？这大概不能向李司令要吧？就凭自己的一百二薪水，八十块办公费，送大家走？可是说回来，这群家伙确是讲面子，一声难听的没有：『你来，我们滚。』多么干脆，多么自己。事情又真容易，假如有人肯出钱的话。他笑着，让大家喝水，心中拿不定主意。他不敢得罪他们，他们会说好的，也有真厉害的。他们说滚，必定滚；可是，不给钱可滚不了。他的八十块办公费要连根烂。他还得装作愿意拿的样子，他们不吃硬的。

本篇原载1934年10月1日《文学》第3卷第4号。初收《樱海集》，上海人间书屋1935年8月出版。《文学》为1933年7月1日在上海创刊的文学月刊，由文学社主办，上海生活书店刊行，郑振铎、茅盾等为主要发起人，鲁迅、巴金、老舍、丁玲、冰心、朱自清、许地山、王鲁彦、郭绍虞、耿济之、田汉、郑伯奇、戴望舒、张天翼、黎烈文等48人为特约撰稿人。老舍在《文学》上发表的作品除本篇外，还有《微神》《我这一辈子》等。

小说以“尤老二去上任”开篇，平实与不经意间中引出了一件怪事。尤老二是土匪，却莫名其妙地当上了稽察长，这是李司令的特别安排，用意是“用黑面上的人拿黑面上的人”，而结局是不仅“拿不了匪，倒叫匪给拿了”。小说是社会的讽刺画，更是人生的荒诞图，除了社会批判，还有深深的生命感喟包含在里面。故事的展开与意识流的浮动结合起来，消除了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的界限，而“絮叨”的背后正是现代的黑色幽默。